

奇採戶體誦

卷十一之十二



07685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傳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周禮典瑞注引作瑕

作段讀為遐也今本亦作瑕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

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

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為齊難故作巳甲聞齊將出楚師夏

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

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方音逞解也杜本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史記魯晉世家並作隆索隱

龍山鄒誕生及別本作伯字伯當作鄒文十二地理志

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伯也字變耳云在東莞縣東按字書無伯字疑誤郡國志泰山郡博

有龍鄉城杜同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水經注引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按方言廣雅膊曝也說

文膊之屋上亦有曝義鄭元周禮注膊磔也蓋隨文為

訓杜本鄭說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巳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本按賈義蓋因內諱不書之例推之正義譏賈乃引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楚子滅蕭嬰齊入莒以例失其旨矣當以賈義爲長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

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城子曰師敗矣

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

卿也隕子辱矣國說文扞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扞子辱矣

廣雅扞失也按今本作隕說文隕從高下也易曰有隕

自天高誘訓隕曰隊音同扞隕二字古通惠氏補注以

扞爲古字隕爲今字似誤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古今人表作中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周禮

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眾云宮

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

王肅云禮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縣闕一面故謂

之曲縣也舊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周禮疏杜取此

繁纓鄭元周禮注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纓

今馬鞞也樊繁古字同杜本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高誘

呂覽注引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臧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

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

許之御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諸本佐字誤樂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

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按集韻云或作徇徇是徇乃徇本字也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云靡笄山名同上杜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感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鄭元周禮注輿眾也爾雅淹

久也杜本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

投人說文築磔也廣雅築擔也按築揭擔並舉也杜注

本廣雅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服虔云鞏齊地名也史記集

解又作

耳據此則鞏在厯下可知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賈逵云齊大夫上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諸本衍後字方言廣雅翦盡也煎

焉注義同僻綜西京賦注亦云翦盡也杜本不介馬

春秋左傳卷十一 三

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廣雅朱赤也王逸楚辭章句朱赤色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荀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進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詩毛傳殿鎮也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攬甲國語服兵攬甲賈

達云攬衣甲也眾經音義說文攬貫也春秋傳曰攬甲執兵杜本執兵固即死也詩鄭箋即就也杜本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說文援引也枹擊鼓杖也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韋

昭國語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核合下華泉觀之華泉蓋華地之泉杜注以華不注三字合為山名非也伏琛齊

地記不讀如跗跗注與成十六年韎韐之跗注義同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石經及潛化本作旦餘刻本子輿告厥曰旦辟左右也且字誤作且按韓厥夢當以夜故無意義今从石經宋本改正故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乘方音寓寄也杜本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素問注俛仰謂屈伸也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水經繆挂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說文竹木之車曰棧字林曰臥

車也按輶當爲棧杜注輶士車蓋取周禮巾車士乘棧車之義非本訓也詩有棧之車傳曰棧車役車也亦與說文義通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

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

傳曰韓厥執馬前一本無馬字讀若輒或从系執聲穀梁

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

衛謂之繫一作輒奉觴加璧以進

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

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本疏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

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韋昭國語注屬適也杜本此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蒨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

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

按春秋繁露竹林篇又云獲齊頃公斯逢丑父

蓋公羊家言如此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

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

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按辟讀作闕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

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輝與五年伯宗辟重

同杜注訓爲避非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

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笄晉師從齊師入自

丘輿擊馬陘賈逵云馬陘齊地也史記集解史記作馬陵徐廣曰一作陘于欽齊乘馬陵一作馬陘樓虞喜志杜取此

林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今考華泉徐關並

在齊州與馬陵爲近當是此矣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玉磬與地說文甌甌也一曰穿也鄭眾注考工記云

甌無底甌按杜注甌玉甌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

紀年明言紀公之甌則非玉可知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賈逵子

蕭附庸子姓史記集解公穀皆作蕭同姪子穀梁傳曰以蕭

同姪子之母爲質晉世家作蕭桐姪子帝王世紀周封

子姪之別爲附庸也按今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守實

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敵服虔云欲令齊隴敵東行同上杜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鄭元周禮注引此先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其晉實有闕詩章昭國語注闕缺也四王之王也樹德

方言及高誘淮南王書注樹立也杜本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詩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桓晉文也詩疏杜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詩高誘呂

覽注役事也杜本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

曰布政優優詩作敷政昭二十年同鄭元儀禮注云今

文布作敷爾雅優優和也杜本百祿是適詩毛傳適

聚也杜本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

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畏君之震詩易序卦傳震動也師徒撓敗詩按漢

書高帝紀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云撓弱也服虔注

此傳當亦同杜訓曲似回遠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

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詩說文爇火餘也一曰薪也从火聿聲按

杜注增一木字即與訓詁之義乖爇今刊本並作燼玉

篇燼同爇經典相仍作燼今不改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

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

苟有以藉口詩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

皆云可用藉手矣本按杜訓薦反回遠而復於寡君詩

鄭元禮記注復白也杜本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會

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裘婁使齊人歸

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

馬司空高誘云軍司馬軍司空也與帥候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諸本師誤作師今校正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釋文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馬融

作尚書注植在前幹在兩旁杜注翰旁飾蓋本此君子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王符潛夫論曰華元樂呂厚

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核本作樂昌當以字近而誤魏

志文帝紀又作樂莒又攷宣二年傳樂呂為鄭所獲不

應尚存或其時宋贖華元樂呂亦同歸也據此則宣二

年囚華元獲樂呂囚獲義皆互通杜注似分囚為生獲

獲為死得誤矣臣治煩去惑者也文選注引作治煩而去惑是以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

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

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

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蠻殺御叔韋昭國語注云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

父也爲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弑靈侯
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

註按連楚地名襄老當爲此地之尹故以官稱之也楚
語有雲連徒洲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唐時爲連

州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罄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
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
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

註本卻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

揚步揚生蒲城鵲居鵲居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

註賈逵云邢晉邑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

曰止

註高誘呂覽注止禁止也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

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

註小爾雅蓋

覆也

杜本
此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

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釋文一本無知

字 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

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

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

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鯁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

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

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

鍼織紵服虔云織紵治繒帛者

詩說文紵或从任作紵

釋文作衽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

置盟也詩毛傳置乏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同

杜本於是

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諸本

作暨誤今改正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師說

文宴安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師說惠棟曰檀弓

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

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為列子曰姬魚語女張

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

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

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爾雅式用也此杜本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

略爾雅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

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按杜注云法度失之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暉禁淫慝也今叔父克

爾雅克能也此杜本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

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姦

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

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

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鄭元禮記注引作王命委

之三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說文

籍簿書也杜本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
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成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
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讖說文
俘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爲俘讖讖軍戰斷耳也執事
不以豐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春秋左傳卷十一

十一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詩毛傳

紓緩也杜本各懲其忿以相宥也韋昭國語注宥赦

也杜本兩釋纍囚以成其好鄭元禮記注纍猶繫也

杜本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

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而使嗣宗職核宗職父職也荀首之父未嘗爲卿故營

止言嗣宗職杜注言嗣祖宗之位職疑誤次及於事而

師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

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

之制也衛在晉後漢書注引作衛之于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註賈逵云初作六軍僭王也史記集解杜本此 韓厥趙括鞏朔

韓穿荀躒索隱躒諡文子按惠氏以爲出世本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齊世家

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大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

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旣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

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爭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之惠棟按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故玉

从王今按春秋時諸侯相朝亦皆授玉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皆諸侯相

朝授玉之證平子之說未可信也至太史公尊王之語

本不足憑正義駁之是矣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御

人之笑辱也

各本御誤作婦今从石經改

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

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春秋左傳卷十一

十四

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詩毛傳字愛也

杜本

公乃止冬

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

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
戍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

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
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
明日而亡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錕諸穀說文野饋曰錕此梁山崩晉侯以
傳召伯宗穀梁作伯尊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
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國語作朽壤韋昭注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壤也宋
也今校壞壞二字相近故譌說文釋崩字亦云山壞也宋
槩本國語傳注並作朽壤宏治本同嘉靖本轉而爲壤坊
本因之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降服乘綬說文綬繪無文也按周禮巾車卿乘夏綬此

車蓋以繪爲車帷取其無文鄭元注夏綬亦五采畫無
絲耳疑非杜注蓋取說文然改繪爲車亦失本訓繼樂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許史記鄭世家
作鄆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鄆音許按說文鬻炎帝太嶽
之後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是許乃後人
省文依字當作鄆字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
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
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
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釋文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爲辭一本無爲辭二字十一

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鄭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穉之戎陸渾

蠻氏鄆郡國志河南郡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杜

此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

春秋左傳詁林十一

十六

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

天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服虔云郟國在解縣東郟瑕

氏之墟也水經說文郟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按卽

郟瑕氏之地杜注郟瑕古國名不知郟瑕卽郟國也僖

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郟文十二年秦侵晉

及瑕郟瑕二地相接亦可作一地司馬彪郡國志解縣

有瑕城杜注解縣西北有郟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故

瑕城在解縣西南是其證也二地連稱春秋時多有如

解梁郟鄆等皆取便俗耳水經注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北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

公滅郟以賜沃饒而近鹽鄆服虔云土田而有漑曰沃

鹽鹽池也水經注杜取此說文鹽河東鹽池袤三十一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按眾經音義天生曰鹵人
生曰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

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
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詩毛傳構成也構邁

同此杜本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墊下也方言
處注莊子並同春秋傳曰墊隘隘也又說文羈寒也或曰早

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隘古字通按杜注墊隘羸困也
于訓詰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尚書注墊陷也陷

與下義並同於是乎有沈瀾重腿之疾說文按埤蒼引左
傳作瘧云與腿同眾經音義引釋名云下重曰瘧今釋

名無此語元應不知何本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澮以流其惡說文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

杜本陰縣北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西至王澤注于汾
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貧

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六月鄭
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

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
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

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虜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欒武子曰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欒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疏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欒高誘淮南王書注鈞等也杜本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李奇上林

賦注振整也爾雅旅眾也杜本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

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郡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汜城

杜同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

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蠱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

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此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
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
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
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愚貪怵王逸楚
辭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怵方言貪殺也楚謂之貪怵
殘也殺而取其財曰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杜本舍偏兩之
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宣其子狐

庸焉使爲行人於吳服虔云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

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史記

集解

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
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私焉說文餞送去食也核餞字本訓當依說文杜註

蓋本辭鄭義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送行飲酒曰餞

是因詩飲餞于爾飲字隨文爲義釋文稱毛詩箋云祖
而舍軼飲酒於其側曰餞是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句

隨文爲義皆非餞字本訓也杜于訓詁之義本不精類

此者極多姑附記于此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明刊本作二誤今从宋本改正謂汝陽之田敝邑

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

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寔所立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極詩毛傳爽差也鄭箋極中也杜本二三其德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

未遠詩鄭箋猶圖也杜本是用大簡詩作大諫按杜

訓簡爲諫古義通周禮鄭司農注亦同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

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

曰故沈子國杜本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

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爾雅遐遠也荀

爽易注作用也杜本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

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賈服皆以爲成公之女疏本

杜取此譜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

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詩毛傳畜養也杜本以其田與祁奚呂覽去私篇作祁黃羊高誘注祁奚高梁

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
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釋文周
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

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爲虞對曰夫狡焉一說狡焉當屬下爲句高誘呂覽注狡狴也杜

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按釋文閉一音戶且反今攷

閉字無此音當是本又作閉故有此反傳寫脫誤耳況

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

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

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儀笄膏首諸

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內穀梁疏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

也逆叔姬爲我也釋文本或無爲字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

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

德則不競詩毛傳競彊也此本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

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

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

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

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

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文

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釋文緣本又作

來媵禮也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韻郡國志上黨郡銅鞮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闕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杜同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者誰也韻服虔云楚冠御覽杜取此獨斷引胡廣說曰

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司馬彪莊子

注繫拘也杜同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詩疏引作伶人文選注同公曰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

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韋昭國語

注敏達也杜本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

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

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眾潰奔莒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遠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玉

篇蔽苦怪切草中為索左氏傳曰無棄菅蒯下蒯字注

云同上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詩東門之池正義引傳

作憔悴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蕉萃猶憔悴

也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

春秋左傳卷十一

三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

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說文春秋傳曰晉糴莩報太

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

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緇史記索隱曰緇音須 緇氏曰一作縹音訓 夏

四月鄭人殺縹立髡史記鄭世家作縹索隱曰縹細粉 反左傳作髡原按公穀皆作髡原

今索隱云左傳本作髡 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教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五月立大子州蒲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

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名回不諱正義云據

此則爲州滿或作州蒲誤耳本疏按晉世家作壽曼十二

諸侯年表同是州滿聲之轉其爲滿字無疑今據應劭

劉知幾改正釋文亦云本或作州滿以爲君而會諸侯

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

伯歸晉侯夢大厲音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本疏按索隱

引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而宣二年

左傳正義引世本又云夙爲衰祖至晉語則云趙衰趙

夙之弟一人而世次不同且分作三代疑世本傳寫有

誤今詳傳文及服氏所言則公明當屬括之祖與晉語

合杜預世族譜次系亦同李頤莊子解曰死而無後曰

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

春秋左傳卷十一

五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釋文一本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

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

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

也懼傷我焉逃之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

允釋文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音賈逵云育鬲

也心下爲膏本注社取此說文育心上鬲下也春秋傳曰病

在育之下按尋賈義及說文應云居育之下膏之上今

本上下字疑有脫亂釋文引說文作心下鬲上誤賈服

何休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

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

醫至曰疾不可爲也音高誘淮南王書注爲治也廣雅爲

瘡也瘡愈同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
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將食張如廁玉篇稱左氏傳云將食脹如廁云脹痛也
或係舊注按脹卽張之俗字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
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鄭伯討立君
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合德非其人猶不可況
不令乎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冬
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卻鞮來聘且泄盟 聲伯之母不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五

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媿賈逵鄭元皆云兄弟之妻相

謂爲媿本疏杜

取此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

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

孝叔卻鞮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鄭元儀禮注及廣雅儷偶也杜本子

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

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

庇其伉儷而亡之鄭元禮記注伉敵也杜本又不能字

人之孤詩毛傳字愛也杜本而殺之將何以終遂普施

氏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

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

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 說文鄆晉之溫地春秋傳曰爭

鄆田 杜本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

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鄆鄭元

禮記注撫猶有也廣雅同 杜本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

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于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

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為成將

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

盟晉侯于河東晉郤雙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

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詩毛傳質成也 杜本 會所信之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

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 辭綜東京賦注贄禮

也道路無雍 諸本皆作壅今从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

渝此盟明神殛之 爾雅庭直也殛誅也 俾隊其師 詩

鄭箋俾使也韋昭國語注隊失也 杜本 無克胙國鄭伯

如晉聽成高誘國策注聽受也此本會于瑱澤成故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

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

君須矣爾雅須待也吾子其人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

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韋昭國語注況賜也既當作

况杜本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

加遺詩毛傳遺加也馬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

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

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

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漢書集注扞蔽猶言藩屏也故詩曰起起武夫爾

雅起武也杜本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

尋倍尋謂之常杜本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爾雅方言略強取也廣雅略取也杜本故詩曰起起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

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

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禱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五經異義左氏說賑社稷之內盛之以屨宗廟之內名曰膳周禮疏杜本此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按中與衷通孔安國尚書傳衷善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犬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勦力同心說文勦并力也从力麥聲惠棟曰戰國策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也勉力也其字从力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十一

今諸本作戮誤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今按石經釋文宋本並作勦今據改又國語補音引嵇康云勦音留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勦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勦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詩小爾雅集成也

杜本

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詩毛傳草行曰跋

杜本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允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

詩爾雅詢謀也

杜本

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詩鄭元易注造成也

杜本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

我死君

釋文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

詩惠棟曰按僖三十三年傳其

爲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

易注云蔑輕慢也今據釋文改正寡我襄公詩高誘呂

覽注寡少也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詩廣雅撓亂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

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詩衛風來卽我

謀爾雅卽尼也郭璞注尼近也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螽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詩方言悛憚改也說

文悛止也廣雅悛更也按義訓並通杜注本方言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詩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

水杜同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

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

芟夷我農功石經爾雅夷傷也杜本虔劉我邊別本作

有輔氏之聚石經爾雅並云虔殺也爾雅劉殺也杜本我是以

爾雅爾雅延長也杜本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釋文寡君

讀者亦作寡人按上文云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則寡君當

為衍字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

而我昏姻也別本我下衍之字从石經刪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

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

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釋文就寡人何休公羊注疾痛也爾雅暱親

近也杜本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

遽亂漢書集注邀要求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爾雅

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疏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合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

禮記檀弓曹桓公卒于會鄭注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

誤也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

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

迓晉侯于新楚釋文迓本又作訝爾雅迓迎也杜本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

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

時逆曹伯之喪古今人表作曹剗時師古曰卽曹欣時

也剗音許其反劉向新序作喜時按詩毛傳時善也欣

時字子臧卽此義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

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

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

其邑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釋文作彊定公不可

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雙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

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國王符潛夫論曰苦城

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

書之曰車敦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

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甯惠子相苦成叔傲行

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則此字古當作敖今姑仍之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

柔國說文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觶觶故

謂之觶觶俗从觥按此則石經字亦未从俗間有勝釋

文處也又按詩良耜有觶其角則觶是角貌故范甯穀

梁成七年傳展觥角而知傷亦云觶觶然角兒杜注

云陳設之兒失之觶觶古字通彼交匪傲萬福來求行

志引作匪傲匪敖師古曰傲為微幸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

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

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國眾經音義引字詁識記也

識志字同此 杜本 詩毛傳晦昧也婉順也按杜注言晦亦

微也婉曲也並非義訓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

誰能修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嫗之子衎

以為大子冬十月衎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

始於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園詩毛傳寘置也杜本而甚善晉大夫

十五年春會于戚詩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

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存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按劉向

新序引作下不失節誤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五行志楚將北師子

囊曰新興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

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詩毛傳庸用也杜本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公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正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

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子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史記作司馬唐山按子山蓋卽蕩澤澤爲司馬也唐蕩音同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

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國水經

睢水出梁郡鄆縣東流至蕭縣南入于陂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

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

巨而望之則馳釋文馳字絕句騁而從之則決睢濊王逸楚辭

章句濊水涯也此杜本高誘呂覽注決溢也閉門登陴矣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國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

四人非卿故不書本疏華元使向成爲左師老佐爲司馬

春秋左傳卷十一

三

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郤國賈逵云郤錡郤犇郤

至史記集解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晉夫論作

伯州犂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國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

吳也 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城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

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徹鄭人

覆之敗諸洿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

鳴雁 諸本作雁今从說文石經改定 郡國志陳留郡陳留有鳴雁亭 杜同

此 酈道元云汲水又東逕鳴雁亭南左傳衛侯伐鄭至

于鳴雁者也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 賈逵國語注逞快也 杜取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

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

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犇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

春秋左傳註卷十一

三

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正義曰詳者祥也古

字同爾雅祥善也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詩毛傳烝眾也 杜本 莫匪

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龍 詩毛傳敦厚

也爾雅龍大也 杜本 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 崔憬易注曰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按虞

翻易注黷亂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服

虔以外絕其好為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為義不建利也

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

本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

所底韻詩毛傳底至也

杜本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

釋文一本無復字

姚句耳先歸子駒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爲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

韻

淮南汜論訓作楚恭王戰于陰陵高誘注云恭王與

晉厲戰于陰陵按陰鄢聲相近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

春秋左傳語卷十一

三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爾雅亟亦數也

杜本有故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

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

釋文句本又作巧

曰塞井夷竈韻毛傳夷平也賈逵云夷毀也

音義引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韻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

淮南王書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晉楚惟天所授

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

書曰楚師輕窳韻爾雅佻偷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

器晉語作譁鄭元周禮注脚譁也杜本此合而加器各顧其後

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說文輶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

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為櫓今考說

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輶櫓為一恐非以望晉軍子

重使太宰伯州犁王符引作州黎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廣雅虔敬也杜本此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

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說苑引作鬻盆黃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

州犁賁皇之下解曰州犁賁皇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

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為州犁言晉強賁皇言楚強故

云皆曰也杜本此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詩毛傳

萃集也杜本此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

服虔云復反也陰盛于上陽動于下以喻小人作亂

于上聖人興道于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同上

曰南國蹙詩毛傳蹙促也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廣雅蹙

縮也射其元王中厥日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

縮也射其元王中厥日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

縮也射其元王中厥日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

射之象上同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說

文淖泥也眾經音義引倉頡淖深泥也杜本乃皆左右

相違于淖韻韋昭國語注違辟也杜本步毅御晉厲公樂

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

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韻說文掀舉出也春

秋傳曰掀公出于淖廣雅掀舉也杜本癸巳潘厄之黨

釋文一本作潘厄之子黨按注云黨潘厄之子也則傳文

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皆無

字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韻說文躡踞也廣雅尊聚也尊

躡音義同杜本鄭元音躡才九切宋本羣按養蓋所食

采地郡國志潁川郡襄有養陰里水經注稱京相璠曰

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徹七札焉韻廣雅札甲也

按徹七札言徹七重甲能陷堅也太元經元規云比札

為甲是其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

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

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呂錡中項伏襲韻說文襲弓衣杜本以一矢復命卻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韻穀梁傳云聘弓鍤矢麋信曰古者以弓矢以聘

問惠棟曰故左傳云楚子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跗鄭元儀禮注殷盛也。杜本有鞅韋**跗**賈逵云一染曰

鞅按說文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鞅與賈義同。鄭箋亦

用說文之**跗**注**跗**賈逵服虔並云跗謂足跗注屬也。跨

而屬于跗。周禮疏杜取此鄭元雜問志云鞅韋之不注不讀如

跗跗幅也。惠棟曰不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為不注

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跗**。按識

與適同。外傳作屬。訓為適。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

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胄**跗**

按杜注間近也。今考莊九年昭廿六年杜注並云間與

也。則此傳亦宜訓與為是。謂與于甲胄之事耳。又高誘

淮南注間遠也。則間無近義。可知不敢拜命。敢告不寧

春秋左傳卷十一

三九

跗詩毛傳不寧寧也。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

傷也。蒼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擘云不有寧也

以傷為寧。此與魏擘相似。規杜本疏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

肅使者**跗**。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

擡是也。杜本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

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跗**。詩毛傳從逐也。杜本其右第

翰胡曰。韋昭國語注引作弗古字通謀輅之**跗**。說文謀軍中反間也。余

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滎。乃內旌於毀中。唐苟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謂小爾雅薄迫也此杜本叔山冉古今人表作叔山舟一本

仍作冉按舟當屬傳寫之誤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申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

公子蔑晉語作王子發鉤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

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洽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鄭元儀禮注攝持也此杜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說文榼酒器也詩鄭箋承猶奉也此杜本造於子重曰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謂廣雅御侍也此杜本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謂韋昭國語注免脫也

此杜本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謂服虔云

金創為夷疏本補卒乘繕甲兵謂眾經音義引三蒼繕治

也杜本展車馬謂周禮司市賈遠注展之言整也雞鳴

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謂爾雅

蒐聚也赫馬利兵修陳固列謂詩毛傳固堅也此杜本蓐

食申禱謂爾雅申重也此杜本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謂臣瓚

漢書注逸放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韓非子呂覽淮南王書史記說苑並作豎穀陽或作豎陽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釋文太或作君幼弱諸臣不佞謂小爾雅佞

才也杜本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

德之謂楚師還及瑕京相璠曰楚地水經注道元云瑕

杜同此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

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史記王怒射殺

子反與左氏異呂覽又云龔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

宣伯運于穆姜史記服虔云宣伯叔孫僑如集解欲去季孟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公待於壤隤申宮說文微戒也春秋傳曰微宮

文選注倣作警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躒曰魯侯待于

壤隤以待勝者卻躒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馬融論語注愬譖也訴愬

同杜本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

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詩毛傳弭止也按杜注

息也義亦同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詩李巡爾雅注泯沒之盡也疏先君無乃有

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師師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子叔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

逆本按豹奔齊後生二子魯乃召之則服義為長為食

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釋文一本作聲伯而後食

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師河南圖經鹿邑故城在今縣西春秋

陳鳴鹿地太平寰宇記鹿邑縣有鳴鹿臺在城內遂侵

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

軍師服虔以失軍為失其軍糧本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 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師京相璠曰

公羊傳作運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

城也水經注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奔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韻按此蓋言諸大夫皆盟獨出叔孫僑如使不在盟之列也吾友莊進士述祖

云襄二十三年傳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

廢國常蕩覆公室卽其事也故此云出僑如而盟之義

亦通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

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

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唐石經作遂奔衛亦問

於卿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韋昭國語注伐功也此杜本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

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

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至于高氏鄆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高氏亭杜同夏五月

鄭大子髡頑侯獯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實成鄭公

會尹武子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鄆水經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下入于潁杜本注洧水

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縣置于許之汲鄉曲洧城按卽

春秋時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文選注別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

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閔鄆說文閔巷門也杜本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鄆

韋昭國語注謫譴責也杜本此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容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鄆地理志盧屬泰山郡郡國

志屬濟北國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

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鄆應劭風俗通曰匡

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

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衷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

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鄆淮南王書聖人之

知不如葵鄆淮南王書聖人之

于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葵猶能衛其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洹水經洹

水出上黨泫氏縣至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注謂之洹口也注又引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按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

清水與郭璞山海經注同或與已瓊瑰食之說文瓊赤玉也瑰玫瑰一曰珠圍好杜略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廣雅從就也杜本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服虔云聲伯惡瓊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聖

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詩疏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

詩毛傳繁多也杜本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

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謂地

理志清屬東郡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杜本晉厲公侈

多外嬖反自鄆陵釋文本作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韓非子引作胥童晉語作胥之昧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

公卻錡奪夷陽五晉語作夷羊午宋本又作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雙

與長魚矯爭田晉語作騎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轡既

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

廢之使楚公子莪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謂小爾雅嘗試也杜本卻子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說文覘窺也春秋傳曰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愛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服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說

文衽衣衿也按杜注衽裳際也本鄭康成禮記注今攷傳云結衽則訓當以說文爲是倉頡解詁亦云衽裳際

或云衣襟也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惠棟曰周禮淺人大喪

共夷樂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樂曰夷樂古夷字作
旦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夷也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過軌以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
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史記作驪大戴禮外傳同明道本麗作鄆按麗讀如補陸音之麗匠麗音麗高陽聚名屬陳留可補陸音之闕買遠云
匠麗氏公外嬖大夫在翼者史記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春秋左傳卷十一

十七

之讒吾能違兵詩毛傳違去也此杜本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爾雅尸主也此杜本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諸

橐誤作橐從石經釋文改正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呂覽驕恣篇厲公遊于匠

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三月而殺之按自十二月

至正月內有閏月故云三月也淮南人間訓同晉語亦

稱厲公三月殺買誼書禮容篇厲公弒于東門按即翼

東門也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服虔云

館舍也

隱十一年疏杜取此

辛巳朝于武宮服虔本作辛未晉

語亦作辛巳孔晁曰以辛未盟國入辛巳朝祖廟取其

新也

本疏

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詩鄭箋菽大豆也故不可立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

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

春秋左傳卷十一

哭

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詩毛傳宥寬也此

杜本

節器

用賈子道術費弗過嗇謂之節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

相士魴按外傳云魴恭子蓋亦以采地爲氏魏頡趙武

爲卿荀家荀會樂鷹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

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晉語作樂糾韋昭曰晉

大夫弁糾也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屬焉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本疏

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那奚爲中軍尉羊舌

職佐之史記晉世家作祁侯大戴禮記作祁後呂覽作祈奚餘惠棟云羊舌職說苑作羊殖殖爲舌職合聲

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邊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

馬韋昭國語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按杜注

偃籍談父與韋注蓋皆取世本世本見昭十五年正義

知偃卽籍游者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是也使訓卒乘

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騶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成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

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賈

氏又以爲諸歸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疏本以惡

曰復入釋文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

例如此甚多又依仿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疏本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

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廣雅崇聚

也按杜注似回曲而披其地說文披散也廣雅同核

杜注披猶分也義略同以塞夷庚繁欽辨惑云吳人

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旋皇輿于夷庚惠棟曰

春秋左傳卷十一 五

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庚道也古
字庚與述通辭絲西京賦注述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
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
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
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思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
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
於晉而請爲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
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
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
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
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
成公書順也

春秋左傳詰卷十二

陽湖洪亮吉學

傳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詩毛傳登成也此本謂之

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

邑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壺丘亭此同酈道元云清水

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

所居也齊人不曾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

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

春秋左傳詰卷十二

齊魯曹邾杞次于郟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

晉人先以鄭罪令于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

告故不書疏本敗其徒兵于洧上服虔云洧水名史記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入潁

杜本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

節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郡國志呂留二縣屬彭城國同

此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按犬丘當作太丘傳寫誤移

點在上爾雅宋有太丘漢書郊祀志周顯王四十一年

宋太丘社亡是也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

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元

注引作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韻章昭國語注闕

缺也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

諸本誤作伯今改正

侵宋楚令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韻

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倂注或曰正輿

字子馬賂風沙衛以索馬牛韻按杜注索東擇好者今

效索字無東擇之義惟說文云擇東選也索擇同音容

古字通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

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

郭璞爾雅注作使擇美楨

爾雅樹

小而皮粗散者為覆以自為櫬韻說文櫬棺也傳同杜

此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

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

春秋左傳卷十一

二

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釋文本作不為哲矣

且姜氏君之

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烝昇祖妣韻

詩鄭箋烝進昇與此

杜本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周頌作皆

韻詩毛傳皆徧也

杜本

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

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釋文任字絕句

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

釋文云服本作秉功

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

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

水經注引謀鄭作會于戚

鄭

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

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

君之憂不惟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 按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蕪湖烏程相去太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似爲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土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三

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甲者所服 疏本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殺其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心疾而卒 公如晉始朝也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

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人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

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

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

協乃盟于彫外韻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畫水西北入泲

即地理志之如水矣彫如聲相似道元云時即彫水也

音而注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詔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韻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詩毛傳物事也

杜本 能舉善也夫釋文一讀夫為下句首 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

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史記作揚亂行於曲梁

韻 賈逵云行陳也史記集解 魏絳戮其僕韻 賈逵云僕

御也

同上杜

按史記魏世家魏絳僇辱揚干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

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賈逵云謂敢斬

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本疏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爾雅斯此也杜本

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晉語韓獻子

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昭注有死

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惠士奇曰韋注頗勝于杜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

春秋左傳卷十二

五

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說文戈斧

也从戈以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戈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戈右秉白旄又說文鉞車鑿聲也从金戈聲詩曰鑿聲

鉞鉞按以鉞爲斧戈之戈經典承訛已久難以改正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

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章昭國語注

禮食公食大夫禮杜注使佐新軍服虔云於是魏頡

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疏本

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晉語曰使范獻子爲候

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按此則范氏
有兩獻子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
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國郡國志汝南郡宋公

國有繁陽亭此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鄭元儀禮注藉猶薦此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詩疏引此臣上有使字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

不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

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謂已樹六檟

於蒲圃東門之外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于蒲

圃按襄二年杜注檟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

者為楨又云大而敞楸小而敞楨則楨訓楸較是匠慶

請木季孫曰略方音略強取也此杜本匠慶用蒲圃之楨

季孫不御高誘淮南書注御止也此杜本君子曰志所謂

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鄆地理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郡國志繒

屬琅瑯國杜同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

許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

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

弗能救是奔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玉篇引說文窮夏后氏諸

侯夷羿國也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按窮應作窳容

古字通羿非定名善射者皆謂之羿說文一云射師本

疏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是矣公曰后羿何如對

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淮南墜形訓

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

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及不修民事風

通引作不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百今人表作柏因熊

髡龍圍

古今人表作麗國王符作龍圍

而用寒泥

古今人表作韓泥水經注同

國郡國

志北海國平壽有寒亭古寒國泥封此

杜同

寒泥伯明

王符引作伯明氏惡而棄之

氏之讒子弟也

王符引作伯明氏

伯明后寒弃之

氏惡而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陶按李善羽獵賦注虞與娛古字

通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陶方言

悛改也

杜木

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陶郡國志平原郡鬲侯

杜同

國夏時有鬲君滅泥立少康

水經注引作逃于鬲

氏按竹書紀年夏后相八年寒泥殺羿二十八年伯靡

出奔鬲惠氏以為靡未嘗事羿是也泥因羿室生澆及

春秋左傳卷十二

八

獯陶說文春秋傳曰生敖及獯惠棟曰論語作冓尚書曰

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曰若敖之在堯說文引

尚書作冓云讀若傲論語冓蕩舟

以上說文

是敖與冓通今

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偽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陶賈逵云斟灌

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滅夏后相也

史記

集解地理志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

是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

杜本

師古曰

斟音斟廣韻斟古國名玉篇作斟鄩處澆于過處獯

于戈陶郡國志東萊郡有過鄉按戈見哀十二年傳

杜同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陶小爾雅燼餘也以滅泥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迹高誘淮南王書注芒芒廣大之貌畫爲

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釋文本或作攸家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虺牡文選

注兩引並無而字武不可重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

任本用不恢于夏家文選注引此廣雅恢大此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晉語作荐處貴貨易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上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聳韋昭

春秋左傳卷十一九

國語注鴛懼也杜本民狎其野穉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高誘淮南王書注頓罷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

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敗于狐駘禮弓

駘鄭注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家語亦同郡國志魯國魯下引作狐台狐與壺台與駘古字通

按狐駘杜注以爲番縣南之目台亭今攻目台卽淮南

子之目台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國人逆喪者皆鬻

說文鬻喪結女子鬻衰弔則不鬻魯臧武仲與齊戰于

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鬻按魯敗于邾非齊也說文徵引

經典亦間有不合鄭眾以爲哀麻與髮相半結之本疏

杜取

此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頷上鄭元以爲纒而紒上同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國韋昭國語注朱儒短人也本杜

此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覲鄆大子於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十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詩曰周道挺挺爾雅頰直也廣雅挺直也鄭元曲禮注云脰直也按挺頰脰挺音義並同杜注蓋本此我心局局按爾雅斤斤明察也斤與局義亦同說文炯

光也廣雅局局光也局炯字同杜注略本爾雅講事不令隸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子聽命于會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

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鄭眾周禮注庀具

也杜本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臧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

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

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

謂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

見疏本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

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

之說文堙塞也尙書曰鯀堙洪水古文作堙或从阜作

堙玉篇堙土也亦作堙又堙字注同堙是古字作堙今

據改按玉篇引杜注尙作堙不容轉从俗環城傅於堙

說文堙城上女垣也今本作堙此及杞桓公卒之

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字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

之陸氏附注云衍而字遷萊于郕釋文或作遷于郕萊衍字說文郕齊地春秋

傳曰齊高厚定郕田按春秋莊五年郕梨來來朝今說

文不舉始見經傳之郕疑非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郕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

也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

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

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馬融尚

書注靖安也詩鄭箋介助也景大也杜本按服虔漢書

注介大也則注此傳當亦同又詩小明章毛傳介景皆

大也則此介字當從毛服注為得恤民為德正直為正

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

被下云謂從者也則委蛇當從毛訓爲是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廣雅衡橫也杜本折曲也楚子囊圍陳會

于鄆以救之說文鄆鄭地从自爲聲春秋傳曰將會鄭

伯于鄆而邑部仍收鄆字云地名从邑爲聲是鄆嚮通

也九經字樣嚮字注音葦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鄆鄭僖

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

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于豐欲愬諸晉而

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

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侯史記鄭世家曰子駟怒使厨人藥殺僖公徐廣曰年

表云子駟使賊藥殺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

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

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

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

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

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賈逵云二孫子狐之子本疏杜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焉將爲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莒人
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
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
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左思魏都賦曰富人籠義職競謀之多族鄭
弗羅張載引左傳亦作弗羅司農周禮注百家爲族社本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
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
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爾雅云匪彼也
杜此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
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微而司徒以討亂
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
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

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啟處

諸本作違今从宋本

正改爾雅注李巡曰敝小跪也

杜本此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

無所控告

薛綜西京賦注翦盡也詩毛傳廣雅並云控

引也杜本此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狐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

使一介行李

釋文曰一个石經作个渫化本俱作个傳注同餘作介按古个字皆作介今从釋文讀作

古賀切而不改字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毛傳標落也杜本此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辟於草木

諸本作譬

今从羣經音辨改正

五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

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臧匄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陳舂揭說文舂蒲器所以盛糧也揭戟

持也惠棟曰唐石經作揭正義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

書引此傳云陳舂舂音菊與揭同史記河渠書曰山

行則揭草昭云揭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舂

與揭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爲揭舂本一字古篆

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今按說文木部

無楊字手部有揭字玉篇楊字注云與食器也又土輦

也此字或見字林故玉篇收人木部正義引說文云云

未為無據惠氏斥為臆說過矣具綆缶說文綆汲井

綆也缶瓦器本方言缶謂之甌甌備水器量輕重畜水

潦韻五行志引作畜師古曰畜讀作蓄知古本作畜後乃

加斗也今从漢書釋文改正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引作儲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

華閱討右官韻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官庀其司向成

討左亦加之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耶釋文本亦作員命校

正出馬韻服虔云皇耶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為人之

子大司馬椒也本疏杜取此世本皇父充石戴公子僖十一年疏

春秋左傳卷十一

共

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韻賈逵云鉏

吾太宰本疏杜取此令司宮巷伯傲宮韻說文傲戒也春秋

傳曰傲宮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

二師命四鄉正敬享石經初刻作命後改命按正義此三引傳文皆作命當作命字無疑諸本

作命誤今从石經改正祝宗用馬于四塘釋文塘本作禮字又作

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

火韻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

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周禮漢書五行

志引作以出入火惠棟曰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

中庭內讀為入立讀為位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立

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尙書九江內錫大龜史記
內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是故味

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雷服虔云

商丘地名詩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雷服虔云

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同

按本疏亦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竹

書紀年帝相九年相居于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

馬遂遷于商丘太平御覽百五十五引世本相徙商丘本韻

項之墟又鄭元周禮校人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馬古文

土與土通又通作杜故荀子解蔽篇云杜作乘馬也故

商主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覺五行志說文闕具數于

門中也廣雅閑數也杜本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五行志引作是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于諸

設作於石經改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雷賈鄭先儒

皆以爲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

本疏杜服虔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

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周禮史曰是謂艮

之隨三三隨其出也雷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

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惠棟曰陰隨陽猶母隨子故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

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狃隨服虔讀狃爲放效之效言效

小人爲淫

疏本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

景公使士雅說文春秋傳曰秦有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說文穀可收曰穡詩毛傳植之曰稼斂之曰穡按杜蓋本此然改稱種曰農

春秋左傳卷十二

六

究屬未安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釋文本亦作專 罃廣雅門守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饑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肯圍鄭說文服虔以爲

放鄭囚本疏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

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國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

鄭眾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本疏按杜從鄭說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

以爭大勞未艾國小爾正廣言艾止也按杜注艾息也義

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

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五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兩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

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

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

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

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

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釋文閏月依注讀為門五日戊寅濟于陰

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國服虔云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水經注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

爲參辰口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

還是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

沈之士鄭處大辰之野闕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

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賈服

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五經異義春秋傳說

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

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按說文云元氣起

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己
爲夫婦襄姪于己己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己至寅女起
己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今攷高誘淮南王書
注云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于子男從子數左
行三十年立于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己合
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女自己數右行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數從申起歲星
十二歲而周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按高注與說文略
同疑此段淮南王書本係慎所注或宋以後本混入誘

注也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禛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

託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按人君

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以先君之祧

處之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祧宋本禮又云祧謂曾祖之

廟也春秋疏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服虔云成公

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己

廟故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

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普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主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

信故神弗臨也疏廣雅質主也杜本神弗臨也所臨惟

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詩毛傳蠲潔也杜本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

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

幣更呂覽二月紀是日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高誘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按杜注蓋本此惠棟

云周禮女祝掌以時稷禴禘之事云此傳更亦當讀爲

稷恐于上下文義不合今不取竇以特牲器用不作車

服從給行之期年釋文本亦作朞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

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

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服虔

云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為十

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起本

也御覽杜夏四月戊午會于相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

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偃陽人

春秋左傳卷十二 五

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唐石經及釋文宋

本並作聊酈元引作鄆惠棟云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

文聊魯下邑孔子鄉以邑取聲挾之以出門者服虔

云挾擻也謂以木槪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

下屬為句本疏狄虺彌古今人表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廣雅櫓楯也鄭元禮記注櫓大楯也杜本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國語百人為徹行行頭為官師

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杜取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堊父登之及堊而絕之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

於軍三百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几釋文机本又作几今據改

說文几踞几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文選注引作牽

率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

克矣余羸老也說文羸瘦也玉篇弱也病也瘦也劣也

高誘淮南王書注亦曰羸劣人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鏃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

庭楛矢貫之石弩以證石為箭鏃本疏按說文楛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枝

重十鈞以上者成二年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春秋左傳卷十一

重

是將守戰用石之證服氏以矢石為一泥矣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既如之若

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

予宋公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莊子湯有桑

林之舞司馬彪注桑林湯樂也按宋承殷之後故得用

桑林杜注殷天子之樂名蓋亦取諸此皇甫謐云殷樂

一名桑林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辭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

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

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問以偁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偁陽妘姓也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世本是

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爲晉所滅子孫因氏
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杜本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按霍人卽地理志太原郡

之後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卽後人也古字

通杜預劉炫以爲卽霍邑誤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爲右生秦丕茲釋文一本作秦丕茲家語秦商字不茲
按左傳凡丕字皆作丕惟此處石經釋

文並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

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

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

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

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諸本侵誤伐今
从宋本改正 服虔云不

書諱從音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疏本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詩毛傳競疆也周猶不堪競况鄭

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

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滕已酉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校注當有多字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

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

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國史記鄭世家曰子產者鄭成公之少

子也蓋承世本之誤韋昭國語注公孫成子子產諡鄭

穆公孫子國子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

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刷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國服虔云

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

大夫乃至卿也本疏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

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

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

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眾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釋文還本又作環鄭元儀禮注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

還公宮同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

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
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苟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
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

春秋左傳卷十二

庚

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說文右助也此杜本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
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
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圭竇之人

說文筆落也春

秋傳曰筆門圭窬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

說文竇空也杜預閨竇小戶則杜時本尙作窬可知又

圭字从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

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筆門圭竇竇字相沿

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
筆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窬與竇同物同音而皆陵其上

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姓用備具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圭竇乎惟大
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
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註按崢靜靖古字通諡法解柔德考眾曰靜恭已鮮言
曰靜寬樂令終曰靜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
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闕**註**說文闕巷門也李巡爾雅注同
詛諸五父之衢**註**鄭元周禮注盟詛主于要誓正月作三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
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
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

東門其算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

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鄆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

向鄉社同鄆道元曰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

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右還次于瑣鄆郡國志河南郡

苑陵有瑣侯亭杜同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鄆

京相璠曰鄭地也鄆道元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

西與出河之濟會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

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徹而無成

春秋左傳卷十二

天

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年毋雍利諸本說

釋文毋保姦說文廣雅宋臧也宋保字同此毋留懸杜本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鄆服

虔云二司天神可慎察不敬者司盟察盟者是爲天之

司盟也禮記疏取此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

二國之祖鄆以上實十三國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疏本明

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釋文俾本鄆廣雅

踣敗也杜注略同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

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紘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

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

以師慳師觸師罽服虔云三師鐘師罽服謂慳能鐘

觸能罽服能罽也 本疏 廣車輶車 鄭元云廣車橫陳之

車也服虔云輶車屯守之車也 本疏說文輶兵車也 杜本

洵十五乘 按儀禮鄉射禮二算為純洵純古通故杜注

云洵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罽服 罽

春秋左傳卷十二

无

五經要義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簾謂之堵

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款文類聚 女樂二八 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

夫有二列之樂韋昭云八人為列備八音也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 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釋瘤云漢家郡守行

大夫禮鼎俎邊豆工歌縣 續漢書 籛膏肓云大夫士無

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

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

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 宋本禮 記六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

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鄒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相六也又戎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

本疏及史記集解

外傳作七合下同棗韋

昭注七合不數城棣及虎牢二會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韻應劭漢書注攸所也杜本此便蕃詩小雅作平平正義引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兒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

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韻惠棟曰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

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今

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曰於安思危虞

謂春秋卽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于鐸椒轉授荀卿

然則左傳居安當作於安也又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

校部曲曰於安思危以遠悔吝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故

賢王於安思危蓋盡引書成句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作

於安思危居於聲相近容古字通亦不必改从於也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

可廢也予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

諸木作禦从釋 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

交代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歸括地

志洛州陽翟縣古欒邑也按陽翟屬鄭即傳所云鄭京

欒杜注以為晉地誤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取其

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

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

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

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十一

師于揚梁 諸本揚誤楊 鄆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京

相璠曰宋地鄆道元云今睢陽南東三十里有故楊梁

今日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北去梁國八十里 杜同

按呂覽行論篇宋殺文無畏于楊梁之堤即此以報晉

之取鄭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

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郟亂分

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邾地
曰人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繇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周書大聚篇十夫爲什以年爲長
即什吏也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爲汰汰字从石經改定 按楊倞荀子注汰侈也李賢
注後漢書亦同怵汰古字通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至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廣雅農勉也書洪範云農用八政
管子大匡篇耕者下力不農有罪無赦按並與此義同
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後人臆改不足據是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
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河上公老子注又云不

穀喻不能如車轂爲眾轂所濟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子馮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

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說文窀葬之厚

春秋傳曰窀穸從先君子地下又窆字下云窀穸也晉

語窀厚也杜本惠棟曰孔宙碑作窀夕說文無窀字明

不从穴也今校正義云云古字作屯夕後加穴以窀穸

爲墓穴是也後漢書張奐傳云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更

是一證又說文穴部窆字卽在窀字之下而惠云無窀

字何邪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三

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

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

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

黨君子以吳爲不弔史記賈逵曰問凶曰弔集解按杜注似

迂曲賈義爲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書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

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

習其祥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彘于休祥禮記

曰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惠棟曰襲與習通周禮大

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曰故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二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摺爲襲是襲與習通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釋文木或用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爾服虔云愈猶病愈本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徐邈云務莫侯反釋文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

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周語堯遭洪水使

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至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王四嶽之

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于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本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爾漢

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瓜瓜州地生美瓜水經注引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杜本乃祖吾離被苦蓋

爾說文蓋苦也苦蓋也按爾雅蓋謂之苦說文本此杜注蓋苦之別名亦用爾雅及說文義蒙荆棘爾方言蒙

覆也杜注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爾說文腆多也小爾雅腆厚也杜本與女剖分而食之爾

說文剖判也廣雅剖半也杜注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者蓋言語漏泄文選注引作滲則職女之由諸朝之

事爾雅詰朝明且也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爾雅

蠲明也杜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爾雅裔遠

也玉逸楚辭章句胄後也杜本毋是翦弃爾雅高誘呂覽

注翦除詩鄭箋翦割截也下同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爾雅說文嗥咆也廣雅獐鳴也按嗥獐古字通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

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

戎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爾雅亢當

春秋左傳卷十一

五

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仇當也亢亢字同杜本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詩毛傳角

而束之曰掎廣雅曰狎犄也與晉踣之說文踣偃也

春秋傳曰晉人踣之杜本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

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

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爾雅不與華同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說文費目不明

也从昔从旬旬目數搖也按杜注費悶也或以音同借

作悶字今攷廣雅小爾雅韋昭國語注皆云費慙也此

傳費字亦當訓慙為是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

傳費字亦當訓慙為是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

於會成愷悌也

釋文愷作凱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

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服虔云宣公曹伯廬也

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于師

史記諸侯與曹集解

人不義曹君

服虔云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

公卒殺大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同將立子臧

服虔云子臧負芻庶兄也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王肅云義宜也嫡子嗣國得

禮之宜

同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

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杜本此

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服虔云由膝以上為厲

詩疏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

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

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

疏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廙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

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厲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文選注引無其字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文選注引作猶可也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春秋左傳註卷十二

毛

沒矣而厲之怨實章文選注怨作惡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旰不召鬪服虔云旰晏也同上杜取此而射鴻於圃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史記作不釋射服與之言鬪服虔云從公

于圃同上杜取此二子怒孫文子如戚鬪服虔云孫文子邑

也同上杜取此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鬪賈逵云樂人史記集解杜取此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籧伯玉家語作籧

淮南王書同鬪賈逵云伯玉衛大夫同上高誘呂覽注伯玉衛大

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曰君之暴虐予所知

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

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上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野

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

于阿澤水經注引作柯澤按莊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

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元

和郡縣志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是也杜注同野人執之

射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野故野人為公執之本初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釋文或一

讀射而射兩鞬而還說文鞬鞬下曲者服虔云鞬車鞬

禮乎也詩疏杜又云車鞬兩邊義馬頭者釋文及春秋疏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

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

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冢卿以為保師而蔑之石經保師磨改作師保誤今从初刻二罪

也余以市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

無罪公使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邱世本日魯孝公生

惠伯革其後為厚氏魯語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

昭注邱敬子魯大夫邱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二
十五年傳云季邱之雞鬪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惠

棟曰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

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以字

爲氏因爲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古今

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郈昭也按世本作惠伯華鄭氏禮記注作鞏高誘

又作華未詳孰是弔于衛國賈逵云問凶曰弔下有君不弔同

史記集解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文選注引作境

此廣雅越遠也杜本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趙岐孟子章句敏達

也杜本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泄其若之何衛

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

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

而羔裘諸本作袖从釋文改正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按史記衛

世家曰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

公徐廣云班氏曰獻公弟焱又云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

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左傳異索隱曰左傳作剽古今

人表作焱蓋音相亂字改易耳今攷秋字蓋卽焱字之

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票票剽焱皆音同字也又按呂

覽似順論慎小篇引此又作立公子黜攷黜乃悼公之

名呂覽誤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

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

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釋文唁徐作殆音唁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口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歸自伐秦晉侯

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師高誘呂覽注成國

千乘之國也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

新軍無帥故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師王逸楚辭章句曰

師曠聖人字子野生無目而善聽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釋文仰本亦作仰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師劉向新序

及說苑皆引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按今刊本主字疑

生字之譌生性古字同周禮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

爲性是也乏祀釋文本或作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師爾雅

匡正也杜本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文選注

字 以從其淫釋文本 而奔天地之性新序引此性 必不然引無其

矣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韻漢書

地理志臨淮郡堂邑郡國志春秋時曰堂按卽昭二十

年棠君尚之棠棠堂古字通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

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

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

春秋左傳卷十二

望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

表東海詩疏引此作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孫毓云

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本說文壞敗也釋文服本作懷解

曰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

桓之匡正也本 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繫乃祖考

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廣雅析羽為旌此

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郢國呂覽高義篇子囊伏劍而死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國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疏鄭元禮記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棟曰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宮故服氏謂之逸詩

